





本報特約記者 臨冰

報」是湖南省政府所給的，二是「長沙時報」是經政治部青年記者工作隊辦的，三是「人民日報」是第九區政治部長記者的工作隊的，四是「陳中日報」是第九區軍政民日報所給最大的文化食糧。以現規模，當推「陳中日報」為最大（唯在第四開報報時），有根據地正確的方針指出改組原因的討論。）它擁有多數的文藝作家，以工作的新力論必推「人民日報」。它是唯一的私人主辦的報紙）。

中央紙是各報消息的初稿，但它在這裏祇有一兩位戰地特派員和一架收報機，起初每天祇能供應一千多字的新聞，而分社各報都有點新聞，因此，省政府、沅陵出版的報紙便以分社為靠山而將原選各地的報章運到長沙軍供「陳中日報」之用。兩個月的報期後，因「陳中日報」又改四日版的時候，大家以為這報紙由於省府行營也不廉價的紙張的緣故，後來從發行者「國民日報」之廉價的紙張取出倍於前之報紙，不免隱憂中央紙有點被壓出。正在此時，蔣委員長長段斥近衛聲明，調回突於十月二十七日至長段日第一聲出的調虎，和其他各報爭先發後，還是新聞史上破天荒的一掃大文，於是剛出版還真而且特別具有政治威感性的「陳中日報」便開始對於這種神秘的案件進行搜查了，越過中央社對齊辛甫先生和胡定夫等處，並由中央社派員來湘，於經過一週之後，決意由中央社派員參加，於國民日報一併出版，而以消息公開解決，還經一場紙上風波告圓滿解決，而且進一步表現出現場給予敵人的合作精神來，現在一切消息都是春色平分。

印刷報紙的人以最大的難題的是印刷條件之不充裕，一件是印刷所之缺乏，使低能額預定的變成待用之材料，第二件是電力供給沒有，把機械裝成時候可拉回去年，仍然借重人力來運轉，而且沒電燈，結果，一時晝夜，木刻，照相手續最費錢的幾間材料，碰壁好絕跡，長相華蓋類的「國民日報」比較能應付印刷上的困難，要完全分供給以印好的「陳中日報」也在竭力要建自己印刷廠，至於「沙和」「人民日報」就索性約製了較後的消息，以便早點出版，早點上檯。

長沙始終是交通上的要地，來往前方的報人，行旅必經此處，聰明的記者學，經常分為熱鬧，央社和軍郵局力是運輸，聯繫處，非常顯明，軍郵局給記者以交通上的便利，記者學會分會則為大會集合之所，中央社為交換消息的今後工作，記者學會分會新召集一次會議，明年後工作問題，「國民日報」會以一員特刊，長沙召集座談會，完成了獨一無二的新團體，名義召集的人太少，各報戶都缺少綜合性的學術研究和社會寫，這缺憾保存現後長沙的痕跡。

維新政府」，  
在敵軍部牽線  
指揮下，於本  
年三月念八日  
在南京「宣告  
成立」後，羣  
醜梁鴻志等甘  
作傀儡，均先

助，屈則，張士傑，趙白鸞，王鴻恩，唐朝，溫自白，史久龍，張國演，游志，藍文錦，曹寅，張振，孫林三，沈嘉熙，張子孫，白鶴生，劉振，文，巢登，蔣士略，「財政部」部長「陳錦濤」，「次長」嚴家驊，「秘書」袁觀公，王全會，「國務院」委員長錢應澐，奏請命金楊，楊，陳仲博，譚，「參事」沈澄波，「蘇浙皖統稅局長」邵式軍，「外交部」部長「陳鑫」，「次長」張鳳閣，「財政部」部長「陳道遠」，「次長」黃孝幹，「劉鐵，陳道遠，黃孝幹，劉鐵，景璋，林蔭，陳友謙，「參事」劉倫，王守

戰烽火燃起後，各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

[illegible]

——救護的回憶——

發後這是第三天了，晚上，沒有月亮，不過天卻是青的。

車子沿着泥嘉公路跑，經過三天前曾經走過的地方，這兒的一切情形，不啻是泡包，大砲，夜間行軍……在我們的經驗中已失掉了牠本來的奇異性了。雖然僅僅是短短的三天，但在我們卻像是久經戰場的老年騎兵的老來視遇一切了。

我們的砲打過去，敵人的砲接過來，砲彈在頭上鉗擊，誰也不會注意到。車子和平常一樣，向前盡開。

我們會聽許多兵士說：兵怕 大砲，老兵怕機關槍，震天的火砲一響，新兵立刻就顛頭了，但老兵卻照常談笑，如同沒有聽見一樣。誰說最利刃的是機關槍，人擋着牠，至少要中三彈，所以掩護砲鋒，機關槍是最兇的利器。

還有一個士兵告訴我躲避大砲的方法，他說：「望見砲彈飛過來的時候，你千萬不要向後跑，要迎着他跑上去，跑到下一陣，那便沒有辦法治你了。」敵人的排砲不是很利害嗎？」他故意提示我這一句，「一來就是幾十顆，但那也不要緊，你只要鑽進那一個砲彈炸開的土地中，放心睡覺好了。就是打兩萬砲也不會再打到你兒來了。」

真的三天以來，我曾得到許多在書中沒有學到的東西。

現在讓我來述敘我親身經歷的一個悲慘和光榮的故事。

當天夜裏，我們剛剛退到真洞，汽車被擄住了，四個武裝兵兵圍上來說：「這兒有位受傷的義兵，請各位同志馬上送回山上去醫治，運了快……」底下的話他們嚥住了，我卻聽得那是幸不幸的諷刺。

「不要聽他們的謊話，讓他們到前面去多數護護個傷兵吧！我是沒有希望了，為了一個不能復生的人，使多數受傷的同志無以救護，這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必要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來，一絲絲的斷續的從一個垂死的人嘴角裏湧出來，完全變成一種呻吟。

底底聲立刻隨著這聲音的來處移過來，在黑暗中我發現了山上躺着一個人，我馬上亮起了手電，啊！這是一個兵，衣服被撕了，顯露着他的沮喪臉完全被血浸透了，是一個長長的臉，和面沒有特殊的表情，樣子似乎很安靜，兩眼微閉着，彷彿有一種聖潔的光芒從那裏面射出來，年輕還很青，（這完全不是文字上的描寫，他當時的情形和神態的確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營長！」一個士兵用絕望的聲音喊着他說：兩眼閉着的人好像我就能把他底希望實現了似的——他底希望當然是這營長不死。（待續）

本報啓事

者本報在獲復刊紀念，承蒙黨政軍文化界諸先進，惠加勉勵，賜予留版困難。未能同時登載，當於此後發表，尙祈原諒。深望諸先進一本文化之熱忱，繼續惠賜宏文，非僅增實亦讀家之幸也。

刊	月	半
版出	號刊創	

發刊詞。半月論壇。  
敬告全國回民同胞。  
發揚伊斯蘭文化的必要  
回教民衆抗日武力的興  
偉大的凱末爾。  
其他不及備載。

白紫禧 王靜齋 馬肇彭 馬夢周	編輯者 回民言論社 重慶復興新村五
每冊五分 全年一元	

馮稷連  
趙素梅  
結婚啓事我兩蒙羅  
中天先生介紹結婚  
方同意於桂林結婚  
特此敬告親友

本社址前被敵機轟炸焚燬現遷  
林中學辦公敬希開懷本社之團體  
人士  
亮察是幸此啓

謹啓者本報在漢復刊紀念，承蒙黨政軍  
諸領袖暨文化界諸先進，惠加勉勵，賜予留  
字及宏論，使本報增輝無異；但因篇幅有限  
，以及製版困難，未能同時登載，當於此後  
按日儘先發表，倘所賜論，深望諸先進，非僅  
扶植救亡文化之熱忱，繼續惠賜宏論，不惟  
光本報，增實亦讀家之幸也。

水代

——戰地工作斷憶——

接火之前 天虛

用新嫁娘的心情，  
覺得着着火。緊張  
氣和大炮聲，一天  
這日子推展進來

候，由這些景色裏顯  
出來，按原定計劃，  
我們可以轉地去了，可  
我們的任務還沒有完  
，這時間尤其覺得寶

(一) 夜一的寧北、四

雖然，爲了戰前準備，民運和部隊工作，此時又碰上了新的任務和新的內容了。我們離開本部的時候，可移動的開往十里外，所有駐軍附近附近的鄉村中聯絡組織好了，開聯保長會，組織，和給他們戰時教育。

幾天之後，我們聽見砲聲是來自遠山的頭上，很快地，我們聽見了機關槍聲，我們一起的工作同志，他從來沒有過職責上的疏忽，此時，他臉上泛著紅光，如像發現了好食物的猩猩似的，癡癡的失笑：

「戰火迫近了！我們同鄉這樣的想。」

前方已快放火的微響已經行，但到達目的地的時候，我們靠攏了一個團部當我們走進門去，電話鈴正緊張的響着，副師團附的長們正圍着一張八仙桌，用放大鏡在舖在地上的一地圖，三個團附在地面，意識得火油燈的光線太黯淡。

原來我們的游擊隊已在陳家祠和敵人接觸了。

大晨，我們踏破拂曉山野的靜空，開始我們一天工作的行程。預定今天首先的工作是去開展一個十二聯保區的會議。

一路上不斷地遇着敵機的偵察和空襲，在過去過慣的我們，仍舊民衆的信仰和愛護，此

地對那樣壞了的司機開了幾圈，打了一指手，我們上了車，三輛汽車以比從前一倍的速度，在夜暗中前進，因爲每輛車的速度不一致，十三輛車便漸漸次分散了，我坐的那輛第五

作起來較方便了，我們只恨時間太促了。

開完完畢，我們便順着羊腸毛路，爬坡下的平地直走，通過八角亭，沿那美麗園道前行，柳影婆娑，有的由山中婉蜒的舞動，斷斷續續在水中心裏使人覺得目賞心，不禁嘆着：『大好河山』是誰的領土？

這一帶地勢上利於我們佈置守兵，因爲它像一個小島，只有這條毛路直通，內殿時，這一帶的民衆便躲藏到這裏來，現在也仍然藏

糧，雖說炮聲也隱約可見，但他們仍把當做國勝象，除了本地男女全速逃走外，由外地來的難民很多，有安徽的有江省的有陽新城裏的。他們十分急恐地在嚷笑着撲字號，見兩個二兵來了，嚇得一個二個像做賊似的睜着鬼眼，就候吩咐，前面一個二的彈，在我們上頭射了一陣機關槍。

我們和氣的告訴他們不是來抓豬的，告他們不要打草驚蛇他們只是敵人的大炮靠近了，不該將這條小路截斷，這裏有家子有死路一條

載 運

「啊，曉得麼？那是我們編輯的。爲了這，受到了許多常情的壓迫！照在看守所裏進去過的。很殘酷地關在牢房！啊，看，用鉛筆這樣子夾在手指之間——」

我們終於笑了。我知道法斯都警察們的拷問：十年前，我也是一般勞働者，農民沒有不知道的

吸旗的編輯委員之一。

我站起來了。

「……那是理想的！你的話，過是虛偽主義吧了！」

我買走了。

「好！你不幹得了。幹運奇都沒有工作，簡直是工作的冒！」

S H 君憂鬱地把頭低下了

一刻，用很低的聲音說：「我的

吧！」幾個口舌和  
好像帶着嘲弄的口

六、歡迎會上（其一）

「好，來了！」我聽。我驟然蹲在他們頭頭。『第一，先說我的事。我是一個日本人。』

他們都好像驚慌了。我講了一番從來沒有的煽動演說。俘虜們都逐漸被吸引過來，圍成了一個圓圈。意兵在遠處圍成了一堆牆。我

「鹿地先生老早已經在催走了。哈哈」鹿君望着我笑

「誰弄弄得太過了。」S

大家出來和平村的官員們到了。等到時候已經近閉了。

號 角 楊 炳

是新的禮讚，  
是舊的喪曲，  
這夕暮的號角，  
從遙遠的山城，  
激盪些兒風，  
些兒雨，  
伴奏着新中國的偉大的史詩的  
出？

南——北，  
東——西；

征衣上拂去落花，  
白雪，  
雜草，  
塵泥，

疲倦麼？  
不。  
逢時，逢地，  
就是這號角，  
蒼涼地，  
悲壯地，  
惹我感傷，  
更激起我的志氣。

黃土原頭，  
古長城上，

曾經聽取；  
而今，  
楓葉紅了，  
落了，  
怎麼我還不去？  
  
去，去！  
不要徬徨，  
不要躊躇。  
聽：  
這不是什麼新的體讚，  
舊的喪曲，  
却是一部民族革命的鼓吹，  
催促我們這新的一代前進不  
前進不